

中国故事

【编者按】

穿越历史的长河,宋元时期,泉州成为当时东西方国际贸易的桥头堡、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中心,泉州港(古称“刺桐港”)曾出现过“涨海声中万国商”“市井十洲人”的盛景。而今时过境迁,但泉州一直重视对海上丝绸之路地位与作用的传承,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打造新时代对外交流的桥头堡。近日,几位作家走进泉州,以文学的方式带领我们穿越时空,一窥这座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之上重要的起点城市。

泉州的几幅画面

□ 彭程

丰裕给人带来的困扰,有时并不比匮乏少。到一个陌生地方,如果可看的内容太多,常常会有无所适从之感。仿佛一位贪嘴的食客,眼前摆满了佳肴珍馐,每一种都色香味俱佳,他难免会犹豫:该从哪里下箸才好?

那么,这个下午,在西斜的阳光照耀下,在我的眼前,泉州城古老的西街上的众多美味特色小吃,正是这座城市的丰富性的一个隐喻吗?

甫到泉州,在宾馆报到住下,接待人员就发来微信,第二天有半天的活动是分头进行的,让参加采风活动的每个人,在若干条线路中挑选一项,原则是一人一地。同行者中有过去来过的,取舍比较容易,也有功课做得充分的,选什么也成竹在胸。我却是第一次来,事先也不曾准备,就不免茫然了,只好随意地选了一个项目报上,而因为已经有个人报名,又被调剂到另外一个地方。

事实证明,无论怎么选都不会错。此次所列的这些内容,都是被时充分遴选过的,被众口一辞地称道的。不够格的,进不到这个名单里。不,也许换一种说法才更准确:还有不少同样够格的,仅仅因为名额限制未能入列。

一座怎样的城市,才能拥有这样丰沛饱满的底气?

时光烟云的深处,多少曾经名噪一时的城市,已经湮灭得无影无踪。然而,也有一些地方,犹如被舞台上的追光牢牢圈定了的目标,想起来时,脑海中会有一片光亮。泉州就是这样的地方,悠久丰厚的历史和文化仿佛一股强大的浮力,将其从时间的深渊中托举出来,用一种鲜明的画面感凸显了它的存在。

这个明亮的画面中,会有一片热烈鲜红的红色,光雾一样地闪烁和漾荡。

那是刺桐花盛开的颜色。这座城市,五代时曾经遍植刺桐树,以此得名“刺桐城”。在街巷漫步,经人指点,从众多的树种里,见到了这种被到过泉州的历朝文人反复吟咏过的高大乔木。目光沿着它的粗壮而光滑的树干,攀爬到空中中华盖般铺展开的树冠上。现在正是花事最盛的时间,看不到几片绿叶,一树的灼灼花朵,极像鸡冠的形状,恣肆地开放,仿佛悬浮在空中的火焰。尽管现在刺桐树的数量远远无法和繁盛期相比,但现有的这些,已经足以让我想到当年花树绽放时,整个

城市上空云蒸霞蔚的胜景。

我仿佛看到,在刺桐花的笼罩下,当年的生活盛大而喧哗地展开着。

早在遥远的十多个世纪前,一个来自全球各地、见多识广的旅行者惊叹羡慕的地方,会有着怎样的模样?岁月逝去如同流水,好在各种文献里的记载丰富而确凿,完全可以描绘出一幅气势恢宏的画面。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时代的“东方第一大港”,十二世纪初期,城市人口就已经多达50多万,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众多诗文状写了它的盛况。其繁华程度,让马可波罗惊叹“难以想象”,而城市的夜晚因为被灯光映照得仿佛白昼,被另一位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称誉为“光明之城”;七下西洋的郑和舟师,两次驻扎于此的后渚港,并举行了祈风祭海大典……在脑海中,我将这些生动的素材片段,拼接成一幅印象派风格的泉州图景,还需要翻开书页,细细阅读。和描绘北宋汴京繁华的《清明上河图》一样,局部和细节也是一座城市的魅力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最为生动精彩的表情。要获得这些,就需要做实际的踏访,通过观看和触摸,感知它真实细腻的肌理,发现它的幽微精粹之美。

此刻,我步履所至,正是这座古城里古旧建筑的辐辏之处。属于我的半天的单独行程,是参观泉州保存最完整的古街区,它们集中分布于西街一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走在这里,骤然间仿佛跌落进了过去的岁月。在漫长的时光中,西街是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仿佛一个人身上的动脉血管,在它的两侧,是多条窄而深的小巷,如同一条条毛细血管。我逛入小巷深处,脚下青石板的小路,两旁斑驳的墙砖,树荫遮掩了整个小院子的老榕树……处处都打上了光润的烙印。这里的建筑都极具地方特色:一处处旧式的普通民居,朴素齐整,逼仄而有序,不少房子里仍然住了人,飘散着浓郁的烟火气息;古代宦官之家的大厝,循

了官阶规制建造,中轴对称,数进院落,宽阔敞亮,精致考究;泉州是著名侨乡,自东南亚衣锦还乡的华侨建造的、被本地人称为“番仔楼”的洋楼,有着鲜明的南洋风格,巍峨壮观,外廊和阳台美轮美奂,如今又成为先锋艺术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展厅。

陪同我参观的是两位当地的年轻人,对家乡的自豪感,让他们的讲解生动精彩。比起走马观花的游览,这种专题性质的观赏,让我获得了更为细致也更为专业化的建筑文化知识:“出砖入石”的闽南建筑外墙样式,白色的石块与红色的砖瓦错落交织,点、线和面之间,有着和谐的韵律;墙脚处湿滑的青苔,墙头上攀援的藤萝,一株芭蕉树,一盆杜鹃花,点染出葱郁的生机;目光抬起,向窗棂和屋顶上望去,燕尾檐线条优美,活灵活现,小小的滴水檐,有着金鱼、水鸭、麒麟、狮子等造型,各种檐雕、砖雕、窗雕和剪瓷上,方寸之间,精致地雕刻着民间传说、人物故事、仙花灵草和祥禽瑞兽。它们精致细腻,无疑于一幅幅工笔细密画。建筑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它的生动载体。如果说,泉州是世界海洋文化版图上一处坚实的地标,那么古城腹地的这些建筑,则充分展现了华夏文化中浓郁的地方特色。

走出深巷,又一次站在热闹西街的拐角处。老店铺林立,人流如潮,一千多年来都是如此。这里的美食摊位众多,单单是招牌上的这些名称,恐怕就能让人喉结蠕动:蚵仔煎、姜母鸭、土笋冻、面线糊……不少地方排起了长队。从那些闲适的表情和轻松的笑容中,你能够体味到市井的、庸常的生活中蕴含的幸福。不由得想到那句话: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眼前这一幅画面,便是最好的诠释。

和今天一样,一千多年前行走在这条街上的你,只要抬头,就会看到不远处的地方,有两座屹然挺立的石塔,仿佛一对双胞胎兄弟,一东一西,相距两百米左右,矗立在连绵一片的屋脊之上。这就是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唐代开元寺里的东西塔。它们替代了市井里不独是繁华鼎盛的都会,还是一片信仰炽热的土地。

当年的泉州作为东方大港、



插图:郭红松

于历史卷册上的这一切,都是航海带来的。

因此,为了更好地记忆这座城市,还必须还要一幅巨画,其幅面要超过前面几幅,只有这样才能够凸显出层层叠叠的空间效果;海洋是远景,港口是中景,而在这幅大画里城市中部有自己众多的信众,因此泉州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这些不同信仰的教徒们,自然也要为各自的灵魂,寻找一个安放的场所,因此泉州的庙宇和教堂众多,据统计现存建造时间达千年之久的就有五十多座。不同宗教、多元文化之间融洽交融,和谐相处,堪称创造了一个奇迹。因此,泉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很自然地,此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另外一幅画面。

不妨想象一下,就在我站立的这条老街上,一千年前,烧肉粽的香味也如同此刻一样,飘散在晴朗明丽的天空中。在阳光和微风的合谋下,刺桐花摇曳的影子落在街上来往行人的头上、肩上,斑斑点点。肤色不同衣着各异的人们,波斯的客商,埃及的水手,头巾包裹的锡克教徒,鬓发垂颊的犹太教拉比,摩肩接踵地行走着,有时会停下来交谈上几句。佛教寺庙的梵音,基督教堂的钟声,回教堂里阿訇的诵经声,彼此应答和交织,清越而悠扬,飘荡在城市广阔的上空。

开元寺天王殿内的石柱上有一副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对联为南宋理学家朱熹所撰,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李叔同手书。这应该既是一种描述,又是一种期许吧?祈求灵魂超升,众生福乐,世界大同,这其实是不同信仰中共同的内核。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气度恢宏……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个各种宗教信仰和谐并存的地方,得到了生动的印证。

贸易的发达,物质的富足,文明的交融……使泉州得以被镌刻

于历史卷册上的这一切,都是航海带来的。

因此,为了更好地记忆这座城市,还必须还要一幅巨画,其幅面要超过前面几幅,只有这样才能够凸显出层层叠叠的空间效果;海洋是远景,港口是中景,而在这幅大画里城市中部有自己众多的信众,因此泉州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这些不同信仰的教徒们,自然也要为各自的灵魂,寻找一个安放的场所,因此泉州的庙宇和教堂众多,据统计现存建造时间达千年之久的就有五十多座。不同宗教、多元文化之间融洽交融,和谐相处,堪称创造了一个奇迹。因此,泉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很自然地,此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另外一幅画面。不妨想象一下,就在我站立的这条老街上,一千年前,烧肉粽的香味也如同此刻一样,飘散在晴朗明丽的天空中。在阳光和微风的合谋下,刺桐花摇曳的影子落在街上来往行人的头上、肩上,斑斑点点。肤色不同衣着各异的人们,波斯的客商,埃及的水手,头巾包裹的锡克教徒,鬓发垂颊的犹太教拉比,摩肩接踵地行走着,有时会停下来交谈上几句。佛教寺庙的梵音,基督教堂的钟声,回教堂里阿訇的诵经声,彼此应答和交织,清越而悠扬,飘荡在城市广阔的上空。

然而大海绝非坦途。惊涛骇浪,漩涡暗礁,海盗劫掠,旅程中危机四伏。因此,祈祷神灵的佑护,既是出海人的期盼,也是家里人的牵挂。从一艘船驶出视野开始,有多少目光,每天都在苦苦地眺望海天一线的未来?

愿望的极致便是虔诚的信仰,因此,妈祖崇拜在这一带地区特别强烈。这幅画面上,也因此应该添上一笔:天后宫。这个出生于福建莆田、本名叫作林默的渔家女子,生前为人治病防疫,扶贫济困,死后显现神迹,“乘席渡海”“云游岛间”,拯救了无数海上遇险者,因此受到广泛的祭祀,到处都有妈祖庙。泉州天后宫是现存古建筑中历史最久、规格最高的一座,殿堂巍峨,香火旺盛。高大的大树下,一帮孩童正在玩传统的“乞米龟”游戏,在用多个米袋搭建成的巨大的乌龟身上爬来爬去,音响里反复

播放着闽南语的童谣:“摸龟头,盖大楼,摸龟嘴,大富贵……”童声清脆稚嫩,十分好听。

谁能想到,那种持续了多少个世纪的巨舟齐发、白帆蔽天的壮丽景色,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这却是冰冷的现实。明代开始实施清代愈发严苛的海禁政策,让这颗海上明珠黯然失色,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国运,更进一步加剧了它的衰颓。泉州湾的涛声不再激昂高亢,而更像是低沉的叹惋。

好在,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泉州再度为世界瞩目。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正在被出色地描绘。作为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承载了新的梦想。几天中,在访古寻幽的行程中,也无时不感受到时代赋予它的丰沛活力。作为福建省的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今天的泉州到处涌动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息,仿佛涨潮时的海浪撞击在岩石上,骤然作响,令人魂魄为之激荡。如果说在大航海时代,泉州仿佛一艘人力操控的帆船,那么今天它便是一艘高新技术打造的巨舰,动力强劲澎湃,被新时代的劲风推动着,正在驶向更为辽阔深远的前方。

就要离开这里了,早晨起来,我收拾好行囊,从八层房间的阳台上,再一次俯瞰这座城市。宾馆位于老城区,视野中是一片古旧建筑的屋脊,鳞次栉比,仿佛舒缓的波浪,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砖瓦都是用当地的红土烧制的,呈现出一种被称为“闽南红”的特别的红色,温暖而明亮,和茂密葱郁无处不在的绿树,相搭配恰到好处。耸立于这一片屋瓦之上,较近的地方,是基督教泉州南门的十字架,更远一些,是开元寺的东西双塔。在它们的下面,在那些纵横交错的街衢巷弄之间,新的一天正在开始。阳光穿透晨雾,明亮地投射下来。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仿佛在大地上展开的生活。

(作者系本报高级编辑)

白洋淀抒情(组诗)

□ 青小衣

群鸟高飞

风穿过透明的阳光
水微微皱面,碧水如天
到处是翅膀
羽毛都在试飞。百鸟展翅
报喜的叫声掠过天边

几只白衣鹭鹭
脚步轻盈,像白衣隐士又被请出山
雁阵从头顶飞过
它们已回来多时了
大鸟有智,有策士之谋,仁者之心

但去莫复问,白云独去闲
穿行芦苇荡中,真想化成一只水鸟
观闲云,与野鹤为伍

鲤鱼跳龙门

淀中有鱼
其名为鲤,为鲫,为鳊,为鲃
这里的青虾、河蟹、菱角、鸡头米
都试过水
莲藕都试过淤泥

你看
鲤鱼摆动橙红色尾鳍,体侧金黄
又到水草丛里产卵去了
它们跳呀,跳呀,跳出龙门
一下子跳到半天云里
就要幻化成龙了

撒开网,鱼满仓

鲤鱼跳龙门,一群接一群
木船飞浪花,一波盖一波

风和日丽之时

三五好友,荡舟玉镜之上
剥食一只粽子采摘的莲蓬
口齿芬芳
一壶酒醒时
看水中沧桑的面容渐渐模糊

然后,在水波潋滟处
握着掌心的绿竹篙,倚梦为船
做一尾千年鲤鱼
化成美人,爱上那个路过的书生

白洋淀人家

绿荷湖烟里,青砖蓝瓦下
千里长堤如蛟龙卧波
淀上有人家
生活在渔湖宅里的人
以幸福为信仰
永远有乌黑的眼睛和头发

远处,芦苇不白头,绿水扬清波
荷花荡深处,古桥曲拱
清流拍岸。褪衣濯布的女子
三五成群
笑声伴着哗哗的水声
在水面盘旋

掌灯时分,金沙洒照,夕阳晚渡
老者闲敲棋子,孩童抱鱼玩虾
男人喝酒,女人梳头

天地之大

他们过着天长地久的日子
年年有鱼的生活,这辈子过不完
下辈子接着过

月季花廊

□ 许劲草

一条长长的月季花廊
一朵朵烂漫
悄悄说着
她们的故事,她们的生长

那是初春的一个晚上
泥土披着一尘不染的月色
探出一根根柔枝
向周围恣意地准备着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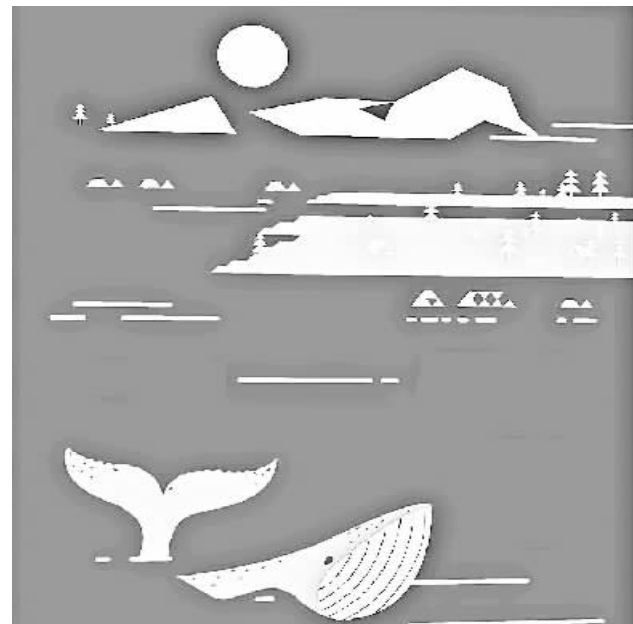
那是初春的一个诺言
夜空撒下一颗又一颗星
绿叶将它们裹起来
变作一朵朵小巧花苞

那是初春的一个清晨
雨露沁着七种晨光
在藤蔓与绿叶的萃取中
至醉的色彩染尽了花蕾

到了五月的一场等候
蜂群安静地等待了多日
等待着五月的晨风
吹开紧实的蓓蕾

一朵朵仙子啊
将吐出烂漫的星空

图志文心



《鲸背上的少年》(长篇小说)

张云/著

“在一切的歌声里,鲸鱼的歌声最为动听,因为它的吟唱,折射出星空和大海。”

这部作品是青年作家张云送给刚出生的儿子的见面礼。它单纯美好,温暖纯粹,如童话一般讲述了一段关于命运、勇气与爱的故事。如作者所说,新生命的到来,是世间最美好的事,如同鲸的吟唱,如同大海与星光。

品味一座城

□ 王祥夫

括香料和各种奇珍异宝都是从泉州刺桐港登陆然后再被运往内地。到泉州,一定要看一看那别具特色的牡蛎壳墙,那些巨大的牡蛎壳是古时的压舱物,满船的牡蛎壳运到地方被卸卸后,返航的时候为了加重船身的重量,船员会把大量的石块和这种巨大的牡蛎壳放在船舱里,而当船回到泉州后这些巨大的牡蛎壳便成了本地别具特色的建筑材料,古籍有载:“以巨壳筑屋而居”,而这巨壳壳竟是渡海而来,小小细节足可写进中国的航海史。

在中国的南方,人们把从国外渡海而来的统称为一个字“番”,番薯、番米等等。而在北方却把那些从西域而来的人或物统称之为“胡”,胡人、胡琴、胡萝卜、胡芹等等。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起点城市之一,是当时的世界性大港。文化、经济、宗教、各色人等,街市上的各种语言,来自日本的留学僧人,来自阿拉伯的商人,来自更加遥远的国度的探险家们,他们在泉州刺桐港登陆然后再走

向中国的内地。在泉州,在清静寺、在开元寺、在大街小巷,我看到的是外来文化对本地生活乃至各方面的影响,也看到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介入,发生着互相影响和相互融合,这都体现了我们的传统不是以战争的方法把它排除之去。来泉州,来品味这个古老而风姿卓越的城市,让人想到宋词,想到宋人的绘画,想到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场面,虽然时隔千年许多细节均已消散,但那种气韵却保留着,泉州的味道不是一事一物的事,而是一个整体。只说一个城市能够让人领略到它独有的气韵,上海没有,北京没有,许多城市已经崭新到失去了城市的个性,而泉州却有,这就是那种骨子里的古韵。穿行于泉州的大街小巷里,你会感觉到一种东西在围绕着你,一种说不出的气息,说不出的味道,说不出的韵味,这就是泉州。

泉州的影响向四面八方辐射着。说到泉州,真是可以提到太多人的名字,我以为是马可·波罗最值得一提,在马可·波罗这位见多识广的